

本书以电影大师为经，以电影作品为纬，交织成23篇观影与阅人的电影评论。作者以真言与妄言杂陈的方式，铭记电影将逝的辉煌。

崔子恩

光影记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影记忆 / 崔子恩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5.12
(读影文丛)
ISBN 7-108-02316-4

I. 光… II. 崔… III. 电影评论—世界—文集
IV. J90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9163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60 千字 插图 67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自序

爱电影的人个个好色如狼 —— 7

I. 到慕尼黑去

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没有他的踪影 —— 11

II. 到哈瓦那去

文德斯如是说，电影并不是当今的世界 —— 21

III. 到但泽去

二战时代的铁皮鼓 —— 31

IV. 到波罗的海去

主观塔尔科夫斯基 —— 37

V. 到塞维利亚去

布努艾尔有没有必要咽下最后一口气 —— 45

VI. 到兰伯顿去

恋上蓝丝绒的诡异面孔，属于我，还是大卫·林奇？ —— 57

VII. 到帕尔玛去

圆几何：贝尔托卢奇 —— 65

VIII. 到色萨利港去

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 —— 89

IX. 到马德里去

我的阿尔莫多瓦和阿尔莫多瓦的阿尔莫多瓦 —— 99

X. 到西西里岛去

天堂电影院里的朱塞佩·托尔纳托雷 —— 107

XI. 到巴黎去

雅克·里维特在地上的爱情 —— 115

XII. 到纽约去

赛尔乔·莱翁内的美国往事 —— 119

XIII. 到威尼斯去

鲁奇诺·维斯康蒂选择死亡地点 —— 127

XIV. 到凤山去

在台湾，侯孝贤的童年往事 —— 141

XV. 到台北去

蔡明亮之“水” —— 147

XVI. 到信州去

今村昌平的人类学入门 —— 155

XVII. 到梓野去

黑泽明的乱与梦 _____ 161

XVIII. 到爪哇去

大岛渚上帝的诞生 _____ 169

XIX. 到乌普萨拉去

英格玛·伯格曼与芬妮，与亚历山大 _____ 177

XX. 到戛纳去

罗梅尔之膝 _____ 187

XXI. 到华沙去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多重生活 _____ 193

XXII. 到罗马去

保罗，扫罗，萨罗，帕索里尼 _____ 203

XXIII. 到爱达荷去

我自己的葛斯·范·桑特，我自己的大象 _____ 213

自跋

身在电影的生物链上 _____ 221

自序

爱电影的人个个好色如狼

十多年前，我对电影远不像现在这么“了如指掌”。因为远近高低的距离，向着一峦又一峦的电影峰景，难免以景仰的视角掩饰了眼界深处的色欲。那些美丽的身影、冷峻的眼光、黯然流落的泪水、风雪迷漫的道路、云遮雾掩的寓言王国，还有梦一般黑暗的恐惧……让我屏息凝神的力量，曾被泛指为艺术，艺术没有烦恼，只有震慑、凝聚、凌越和忘我。

“忘我”日久，现实世界已自翻天覆地。朋友们在现世代灿烂起来，登上星空，远离开我。我仍旧只在目光中璀璨着那些影像：阿玛科尔德、里米尼的雪雾、晨曦中的神驹、迷途的少年，还有肥硕的妇人，对小伙子充满肉欲的张力。我被类似的张力所携取，失魂落魄，无所依归。一梦醒来，才发现自己的身边，人际分流：一脉在“做”电影，虽然辛勤，但成绩卓著；另一脉在“爱”电影，终日惶惶，伏在案上，聚于网域，高谈漫论，热血沸腾。后一脉的人流，从社会学眼光看去，个个沉湎电影声色，玩物丧志。

剖白我自己，一半流于做，一半流于爱，终还是与电影做爱，离不开色欲风流，肉生打磨。

自古登徒子，晚景皆凄凉。好在很多人都只是在年轻时爱—爱电影，日后“为生活所迫”，都会找上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白领去了，或者富贵去

了。好电影之色的色狼们，变了种，成为现实的绵羊，而且一个比一个绵软温顺。由此看来，叫叫嚷嚷喧嚣器器的，未必真正色心色胆色身兼备，肯浪掷一生去讨论电影的人，才是不会串种的纯种色狼，只是不论雌雄。

我如此区别一时爱电影和终生爱电影，不含臧否，仅仅是在分析物种。当然也有人一时做电影，有人终生做电影，尽管可以二分，其实大不相同。那些终其一生都做电影的人中，多有做了电影为从他人口袋中掏小钱，集腋成裘的，那是一些商人，打着电影之旗罢了。尽管我们不必轻商，但也不必拜金。于是，还是要回到艺术电影的路线上，与轻商和拜金同时保持距离，或者说，泾渭各自流，“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有时候，我在自觉地反对艺术至上，反对精英主义，公开鼓吹强暴电影，解构艺术。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又躲在电影的阁楼里，远望或近观着人世的风雨雷电，只是近观或遥望，不敢投身进去，怕濡染了鬓发，怕弄脏了柔肤，怕伤害了心灵，怕迷茫了眼光……作为艺术的电影，终究还是我的避风港，它终究不像现实世界那样时有冷雨腥风。

于是，我再次认识了自己的弱小，我对人间做出新的区分：不爱艺术的人比爱艺术的人更强大；来不及爱艺术就滚翻于现实的人，比有机会爱艺术的人更挣扎。再回忆那样一些少年同窗：他们耽于绽放或采摘美色，少年一去，便自零落成泥。他们好色，心肠柔软，不惜“虚掷”任何“资本”，“过早地淘空”了志向和才能。他们“不成器”，是励志故事中的反面样板，与举世瞩目的“大师”格格不入，天悬地殊。

很少量的人，因电影之名成为“大师”，来诸尘土归诸尘土，但是受景仰，被纪念。很多的人，因生命之名“自生自灭”，来诸尘土归诸尘土，被遗忘，被作为寂寂无闻或者失败的群尘。我不知道，这是人世间怎样的理念。我充满矛盾，一边讨论着著名的“大师”，一边心冷心热地想念着那些

寂寂而来默默而逝的人们。

惟一可以宽慰的是，那些湮没无闻的群尘，在“大师”们的作品里储存了一些悲思欢想，一些酸咸况味，一些转瞬熄灭的眼神，一些苍茫的故事，骊歌和叹息。

影片《天堂电影院》里，那一群随着镜头哭哭笑笑的人们，也许正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为自己的故事投射在另一个空间而泪流满面。说到底，还是上帝的底片洗印出的人类。爱电影的人们，爱世人，更爱自己。我亦不例外，惟有继续矛盾而坦荡地把电影色狼的角色饰演下去。

2004.1.27

1. 到慕尼黑去

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没有他的踪影

1

十余年前就想写一部书，专门讨论一部影片——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亦译《水手奎莱尔》）。我以为，可以凭借剖析它来捋遍法斯宾德、德国甚至欧洲的灵魂，可以挖掘出他和它们的髓华和体精。时光畅流，我已放弃那样的准备。因为我与法斯宾德已渐行渐远：他向他的疆界，而我向我的疆界。余留的，是我对他的热忱，他对我的无知；无法逾越，前辈与后辈，永恒与现时。

VCD、DVD史前的法斯宾德，只有一次“全体”来到中国的机会：法斯宾德电影回顾展。我从头至尾参加了那个电影展的每一个环节，至今对中国电影资料馆心存感激。如今，我买下全套的法斯宾德电影的DVD版，已经不能把它们放进影碟机；他究竟属于怎样的电影时代，他是否已经超越了任何时间和媒材的拘束？

也许，更适合他的地方，是一些书本、一些文字、一些推想和传奇？也许，我的遗忘和臆测，更能贴近他？

2

三年间，我有机会两次到德国，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流连，见识各式各样的广场风格和广场风光，就是没有想起过他那部超长影片《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识别柏林的标志，对我来说就是这片广场，法斯宾德的摄影机长久驻足与流视过的地方。

有四个亚裔少年，曾在那里向我索要零碎的马克，去买香烟。有一个阔大的餐厅，在晚餐之间与之后，请来各路歌手与乐手，大奏东欧风格的音乐，任凭食客和非食客到台场上曼舞；我就是那种不吃饭只乱舞的人。那座永恒的世纪钟下，去年的空白，今年已被一群流浪者圈成一所宿地，他们用明亮的眼睛看我，尽管他们永远也看不透我身体内的中文思想。

这里充满戏剧性。它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平铺直叙的戏剧性相比，缺乏残酷，缺乏深度。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从来没有想起过他拍的这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不仅是在这片广场，在整个柏林、整个德国，我都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也没有听任何人向我提起他。包括在全球最盛大的柏林电影节上，包括在柏林影展的同性恋电影奖TEDDY的所有活动中。

看来，法斯宾德真的已经远离我们。

3

在第21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加州艺术学院教授、重要的国际影评人Berenice约我做一场长时间谈话。她认为我导演的《旧约》和《丑角登场》

与法斯宾德有血脉上的关联。我很吃惊，法斯宾德属于辉煌的电影胶片时代，而我的拍摄始于初兴的DV世代。且不去分代的话，我也自认不属于让人叹为观止的影像作者。我喜欢DV的粗糙和坚硬、灵活和低廉，我倾心于它的个人和小群体，而不是大工业，大群落。

我这样讲，没有丝毫否认法斯宾德和伟大的电影胶片时代的意思。他和它们，不仅已经被肯定，而且已经牢牢地被经典化了。由于人类储存记忆的能力有限，历史的台前幕后，总是簇拥着筛选和试图经典某些人和事的人们。中国叫它伯乐，佛语说是慧眼。如同耶稣生于棚屋却被供奉于殿堂，DV和DV摄制的作品也正在从草莽进入圣殿。法斯宾德的人生和创作，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从卖身少年到电影大师，从默默无闻到举世闻名，从受尽屈辱到阅尽繁华。尽管，他从未把盛名之后的遭逢看成一回事。那是人世的惯性，想要也无需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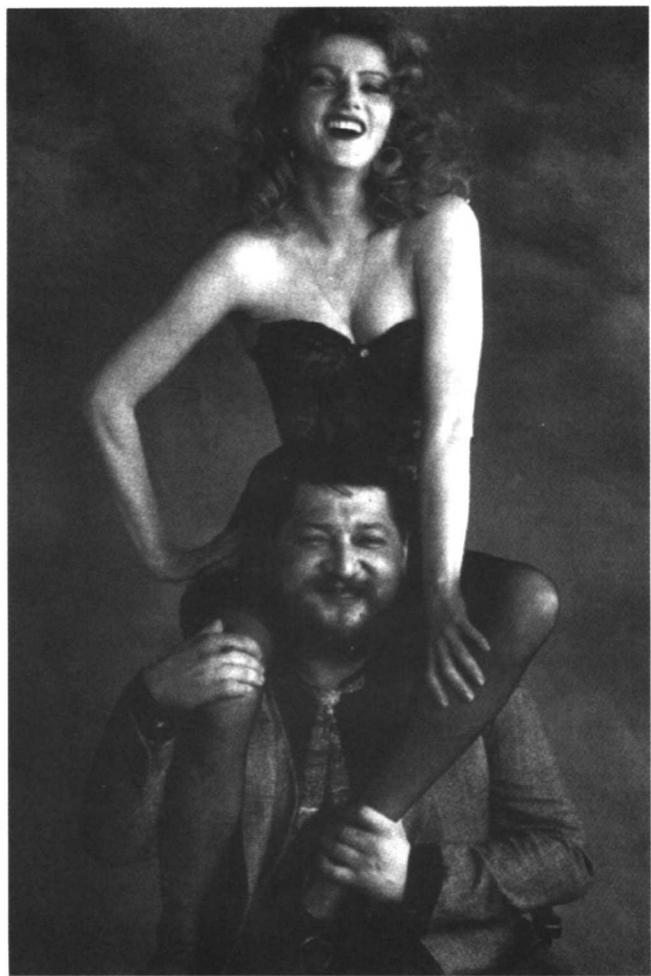
很多人拍电影，甚至拍DV，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电影大师”或者“XX皇帝”。我对此嗤之以鼻。如果电影或者DV不是创作者的一种朴素而日常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向世界巧取豪夺的手段，那么电影中一切真诚感人的品质就是空穴来风。

如果还要推崇所谓“大师风范”的话，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大师风范”其实就是大师不为虚荣所动。他们看重的是灵感和真实。

通读了《法斯宾德的世界》和《我需要的一点现实》这两本专门的法斯宾德读物之后，这一认识更显突出。对于我的电影同行、DV同志，大师的力量应该来自创作，而不是结果，是作品的人间内容，而不是生前死后的光环。

法斯宾德的深度、魅力、复杂性、混乱程度，他的性取向、习惯抚摸自己的行为及他对德国的认识，不是我这篇文字所能承载的。要想细致而深入地贴近他，还是得写一本书，至少也是要像英国人罗纳德所做的那样。然而，拍DV比法斯宾德更具魅惑。我能做的，是想读别人写的关于法斯宾德的书，拍自己无止无境的DV作品。

法斯宾德和他喜爱的女演员芭芭拉·苏科娃



法斯宾德

